

12-1995

餘力的輝煌：談陳之藩的散文 The
Splendour of a Sideline : On Reading Chen
Zhifan's Essays

Guo Si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rmlc_4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思果 (1995)。餘力的輝煌：談陳之藩的散文。《現代中文文學評論》，4，85-92。檢自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rmlc_4/7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Volume 4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餘力的輝煌

——談陳之藩的散文

思果

—

散文家要有些什麼條件？

把古今名家的作品讀一讀，我們不難發現，散文家，不管他是哪一路的，大都是：

敏於感受、

深於思想、

學問淵博、

文章精純

的人。世上有千萬個現象、多種人物，大家都看見的。有人看了無動於衷；而有人看了，偏有許多感想。凡是文學家都需要敏感，有所感才有所表現，不管是詩、是文，他要把感受到的寫出來。詩人寫詩，文家寫文。

且說散文家，他敏於感，還不止，他又深思。別人也有所感，感受以後，恕焉置之。可是散文家不然，他有所感，一定繼之以深思。他想起來不簡單。凡是上下、左右、前後；古時候如何，現在如何？將來如何？此地如此，別處怎樣？他還要假設，假如發生了什麼，或者換了時代、換了環境、換了人，又怎樣？許多偉大的發明，都是由假設推想出來的。文學更不用說。文學家、科學家想起來沒有限制，上天入地，無所不至。不過一般人即使腦子很靈，人的聰明總有限，可是這種人如果博學，就更不得了，等於別人替他推波助瀾。這個別人，往日只有本國的古人今人，現在可以加上外國人。現代的人不但讀中文書，還讀外文書，不通很多外文的人可以讀譯本。敏感的人自己已經有許多發揮，加上古今中外的典籍幫助，如虎添翼。凡是有關的想法、事例，都可以引來說明，或加以駁斥。所以有許多話說，說出來理更明，情更切。

一般人讀書，有時讀了算了。而敏感的人讀了，受的影響會不同尋常。程子說：“今人不會讀書，如讀論語，未讀時是此等人，讀了後又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讀。”^[1]散文家讀書，除非是內容窳劣(這種書他也不會去讀)，總有很深的印象，也會影響他一生。即使他的記性平常，悟性極高，能幫助他記憶。

古今中外出色的散文家，從莊子、孟子數下來，一直到民國的周作人、近代的梁錫華，無不是敏於感受、學問淵博的人。散文家不但淵博，而且精通某些學科，又高又深，不是淺嘗一二。

再說文章。一篇散文，即使內容充實，談人之從來沒有說起的事，或叙舊事，言情，都有意趣，而文字拙劣，也會叫人不能卒讀。就如一個美女，衣服不潔，舉止不雅，也會叫人望而卻步。所以凡是名篇，無不寫得明白曉暢，讀來可以朗朗上口，又時有神來之筆，叫讀者如聽仙樂，如見奇葩，如飲佳釀。

二

我說了這些閒話，現在來談談陳之藩的散文。

他的著作不算多，一共只有四集：《旅美小簡》、《在春風裏》、《劍河倒影》、《一星如月》。1985年台灣遠東圖書公司把這四集合在一起，出了《陳之藩散文集》。關於著作量，第一，作家的產量並不重要；重要的是有沒有精品。很多第一流文家的集子並不多，總產量也只有數得清的若干篇。關於陳之藩，我們應該知道，他是科學教授，寫散文是業餘。(按“業餘”這個詞在英文裏指“不夠高水準”，這裏沒有這個意思。)我手上用的就是這個本子。(這本書沒有總目錄和總頁；四本書印為一本，頁數照各本分開，所以註裏指的是各書的個別頁數。)

首先，我要說，陳之藩是位少有的散文家。他是學工程的，而科學方面極為淵博，舉凡數學、物理、電子等等(我也弄不清楚)他都精通。我總以為文學家要有別的學問，連新聞學都是好的，歷史、地理，無一不好。就怕“空頭”，看過一點小說什麼的，就做起文學家來。像陳之藩這樣的科學家，作散文最好。科學是紮紮實實的知識，不是野雞毛。科學一定有紀律，而文學其實也要有紀律。一般初學寫散文的人最大的毛病是沒有紀律。說得明白些，遣詞造句不精確，連文法都沒有；文章組織不緊湊；意思鬆散，經不起檢查，諸如此類。要有理則學、法官的眼光，把寫出來的一一檢查才行。這一點，科學家最擅長。

這四本文集裏的文章，都有見事特別明徹的地方。這是天生的，勉強不來。陳之藩有一種閒適，非常有情致：

從朗法羅橋開始，走波士頓這邊，我忽然覺得走到杜甫的詩裏，那不是“柳陰路曲”嗎？可是你往右一望，水與岸平，河水輕拍岸旁小石的聲音，清晰可聞。我又好像走到蘇軾的賦中，這不是“水波不興”嗎？世界上哪有一個都市現在還能保存這麼多柳樹。有時我握一握柔和的柳枝，想起滿城春色，想起曉風殘月，想起枝頭新綠的古代，想起生意盎然的詩人。如此不知不覺的走到哈佛橋。^[2]

按波士頓的查理河，不知多少人走過，至多覺得景色不錯罷了。陳之藩走過，就入了杜詩蘇賦，想到許多美麗的景色，甚至詩人。這只是一個例子。許多事引發他的聯想，涉及天地萬物，古今未來。這是散文家一大要務。有這種想像力才能創作。

〈知識與智慧〉^[3]裏，他說到累積性的知識(指科學)與非累積性的知識(指文、藝、哲學)的區分非常重要。有人提出過“兩種文化”這個名詞。由這個觀點，我們可以明白文學名著和科學上的發現基本的不同；一個是永恆的，一個是日新月異的。也只有陳之藩這種科學家也研究文學的才提得出。他提出來讓我們深思。

陳之藩小時候讀了中國詩和古文，因為童而習之，所以總記得。有了詩古文的根基，寫起文章來(即使白話文)也有了尺寸，無論音調、遣詞造句都很講究。他學的是工程，可是留心的並不止工程，哲學、政治、社會學、宗教、倫理，等等，他都喜歡研究。他又在美國、英國上學、教書，和學界接觸得多，所以知道的廣。這樣他談起文化、民族、人類前途來，自然有獨到的見解。

我們知道，世上有些大散文家都是學有專長的，甚至是某方面權威。英國的散文大家培根(Francis Bacon, 1561 - 1626)是哲學家、政治家，有許多拉丁文的著作。法國的蒙丹涅(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, 1533 - 92，亦譯蒙田)是思想家。美國的愛默生(Ralph Waldo Emerson, 1803 - 82)是詩人，也是先驗論者(transcendentalist)。我特別要提寫《思想錄》(*Pensées*, 1687)的法國巴司卡爾(Blaise Pascal, 1623 - 62)是哲學家、數學家、物理學家、概率論創立者之一，提出密閉流體能傳遞壓力變化巴司卡爾(一般譯為“帕斯卡”)定律，還有哲學著作。不過大家卻喜歡讀他的散文《思想錄》。

陳之藩談到牛頓、達爾文、物理學家雷塞福、數學家哈代、楊振寧這些科學家不出

奇；他談莎士比亞、艾略特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伏爾泰、羅素、懷特海(Alfred North Whitehead, 1861 - 1947)、吳爾夫(Thomas Wolfe, 1900 - 38, 美國小說家)、凱恩斯(John Maynard Keynes, 1883 - 1946, 英國經濟學家, 近代最著名)、歐威爾(George Orwell, 1903 - 50)、索忍尼津(Alexandr Solzhenitsyn, 1918 -)就叫人驚異。他不僅知道這些人, 很多他們的重要著作他都讀過——他讀的書真又雜又多。(順便說一句, 散文家往往是雜書讀得多的人。)和他聊天, 會以為他是文學教授(他實在也可以做)。

現在談他的文章。他因為有中國舊詩和古文的底子, 所以文章寫得有味。往往有儷句, 如這本書的序裏:

我自己檢討自己說: 看一看索忍尼津, 他的本行是中學數學, 卻毅然決然的以舍我其誰的精神作寧死不屈的努力, 以雷霆萬鈞的氣魄, 寫出天風海雨的詩篇。……

時局如此荒涼, 時代如此落寞, 世人如此鹵莽, 吾道如此艱難, 我們至少要在鐵蹄踐踏下的沙土, 發出些微弱可聞的聲音, 給這個無以名之的年代作一無可奈何的腳註。然而, 我們有打挨, 沒有還手的能力; 我們有罵挨, 沒有還嘴的喉嚨……

我們當然對不起錦繡的萬里河山, 也對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; 但我總覺得更對不起的是經千錘, 歷百鍊, 有金石聲的中國文字。^[4]

像這種波瀾壯闊的文章, 全書裏很多。他似乎一動筆文思就泉湧, 不擇地而出。下面隨便引一些:

我正在想他那些作珠玉聲, 作金石聲, 作春雷聲, 作時雨聲種種從沁人肺腑, 到震人心弦的詞藻……^[5]

……於是以這樣一個受盡了奚落的少年白癡, 而風雲因之變色, 江海因之倒流……^[6]

我望一望窗外, 平靜得像戲臺前的佈景, 柔和得像戲臺上的燈光。藍天上有

雲朵點綴着閒暇；綠叢中有玫瑰陪伴着寂寞。劍河裏的澄明的水，由不可知的過去流向不可期的未來。……^[7]

陳之藩寫一位房東太太，有極生動的筆墨，錄些在下面：

其實這個房子與它主人的昔日，不必由老太太每天訴說的。由房內的每件事物，都可以看出一個故事來。

……即使是最得意的人們，有過英雄的叱咤，有過成功的殊榮，有過酒的醇香，有過色的甘美，而全像瞬時的燭光，搖曳在子夜的西風中，最終埋沒在無垠的黑暗裏。

……

我看不出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幸福，但我也看不出還有誰比這位老太太再寂寞。

同樣的故事，同樣的戲臺，同樣的演員，同樣的觀眾，人類的滑稽戲在不憚其煩的一演再演。……^[8]

陳之藩有專談海明威的文章，說到時代的悲哀，有一段警悟的文字：

十九、二十世紀，人類的建設是空前的。到處是崢嶸的樓閣，到處是巍峨的廟堂。然而，人們把樓閣建起來，卻將主人趕出去。將廟堂蓋好了，卻將神像拉塌臺。

人們一步一步的走向聖地，一尺一寸的走進廟堂，廟堂中有輝煌的建造，有輪奐的雕飾，有莊嚴的宮殿，有響亮的鐘鼓，而就是沒有神。……^[9]

關於他的文采已經介紹了一些，不必多抄。有一點值得一提，就是他的每篇文章結尾總有不盡的餘味，引人深思。稍舉幾個例子如下：

〔講到美國十四歲男孩，一刀刺死十歲的妹妹，只不過為了爭看電視不同的節目〕找不到心，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哀，也是每個人的大苦痛；我不滿足於這些

學殖萬卷的“經師”，還要去尋求立命安心〔當為“身”，疑是排錯〕的“人師”，為輕舟激水的人生找一住〔當為“註”，疑是排錯〕脚；為西風落葉的時代找一歸宿。【10】

那麼，怎樣才能辦出一個劍橋來？校旁挖一條河？多買些茶壺茶碗？教授自掏腰包？學生辯到深夜？我有時感到困惑，有時又感到焦灼！【11】

我在想：“其實，人生不過是在並不幽靜的水邊空釣一場的玩笑，又那兒來的魚！”【12】

可舉的太多，我也只能讓讀者嚐鼎一臠。

三

我一開始講了散文家要具備的條件，其實還有該提沒提的。散文家要有哲人的風度，關懷國家、民族，以至全人類的福祉，以天地為心，為萬民造福，做萬民的導師。不過這些要求太高，不能提出來罷了。如果有人能寫一篇有深味的小品，雖與大眾福利無關，也不錯了。陳之藩的散文的確說了許多和全人類前途有關的話，他未免悲觀，我以為這是很高的境界，其實大家都有一點，不過他的特別多而且也真有灼見。悲天憫人，他有這個胸懷。他因為博學深思，所以有些話說得很有哲理。

統讀全集，沒有一句格調卑下的話。他既不矯揉造作，也不搔首弄姿；平平實實，得個“誠”字。他沒有傳教的心，文章卻是合乎道德的。他有一篇文章講風格，【13】他自己的文章風格就很純正。他愛查理河，早晚都去看，真寫得瀟灑。彷彿陶淵明才有。我們不一定事事和他同意，但是總覺得他抱負不凡。

他也不是一開口就悲天憫人。他寫〈把酒論詩——悼雷寶華先生〉，【14】一往情深。他們的交誼有詩有酒，兩位奇人碰到一起，往來以後添出人生美麗的一頁。這篇文章在平淡中見神奇，幾乎是首素樸的詩，也是輓詩。另一篇〈失根的蘭花〉不是長篇大論，可是寫的感受深深叫我感動：

然而，自至美國，情感突然變了。在夜裏的夢中；常常是家裏的小屋在風雨

中坍塌了，或是母親的頭髮一根一根的白了。在白天的生活中，常常是不愛看與故鄉不同的東西，而又不肯看與故鄉相同的東西。我這時才恍然悟到，我所謂的到處可以為家，是因為蠶未離開那片桑葉，等到離開國土一步，即到處均不可以為家了。【15】

近幾十年來，不少的國人離鄉背井，到異國住下來。這裏面的悲酸一言難盡。這也是時代加給人的苦難。人人感覺到，不過不一定人人能寫出來。陳之藩這篇文章寫漂泊異邦，有如失根的蘭花，用喻最切。知識分子敏感過人，受的痛苦更深。陳之藩這四本集子裏常有提到。人生在世，本來有許多苦，何況又在亂世。杜甫偉大，一半在他寫出身受、目擊、體會到的亂世為人的悲哀。我們寫作，可以學他，陳之藩也提到他多次。

順便提一提，這本總集編得不算理想。卷首應有總目，也要有總頁，這樣查起來才方便。書裏的標點符號偶爾有錯，有幾個字我懷疑誤植，再版時可以改正。這些本來是微疵，不過不改有點可惜。

陳之藩看別人文章，少有稱許。有一名家，他說“那種文章怎麼能看呢？”我和幾位朋友也有同感，所以我們相信他有眼光。我們不得不承認，他的文章的確能讀。

註釋：

【1】《論語·朱熹集註·序說》，上海：中華書局，頁7。〔翻印本未列出版年月〕

【2】〈談風格〉，《一星如月》，頁81。

【3】《一星如月》，頁15。

【4】〈陳之藩散文集·序〉，《陳之藩散文集》，台北：遠東圖書公司，1985年，頁3。

【5】〈自己的路〉，《劍河倒影》，頁32。

【6】同上，頁34。

【7】〈不鑄大錯〉，《劍河倒影》，頁66。

【8】〈寂寞的畫廊〉，《在春風裏》，頁4、頁6。

【9】〈迷失的時代〉，《在春風裏》，頁14。

【10】〈童子操刀〉，《旅美小簡》，頁18。

【11】〈勇者的聲音〉，《劍河倒影》，頁44。

【12】〈釣勝於魚〉，《旅美小簡》，頁60。

【13】〈談風格〉，《一星如月》，頁76 - 91。

【14】《一星如月》，頁58 - 67。

【15】《旅美小簡》，頁35 - 38。

作者已退休，為業餘作家。